

向凉州

□孔祥秋

窗外，秋虫唧唧，这夜忽然就深了，凉了。此时，忽然想起一座城，那就是古凉州。古凉州之凉，不仅是风雪之凉，那刀枪对峙的凉意更是直透人心。那里各色旌旗常常互相交错，自古为兵家必争的要塞。

这里我想说的，是王维的凉州。

的确，去凉州，应踏了霜或踏了雪去为好，那样才能感觉到远方的精髓。公元前33年，擅长琵琶的王昭君，百车百马簇拥，踏着正月的雪离开长安，她冻僵的十指弹断了一根又一根丝弦。数百年后，同样擅长琵琶的王维，一车一马一自己，也离了长安。王维向凉州，没带琵琶，但带了笔和墨，于是他用了冻得如铁的笔，蘸着混有冰碴子的墨，抒写他的边塞之行。当然，王昭君抵达的不是凉州，但不管是她向北而行，还是王维向西北而行，都是背负帝王的旨意逆寒而去，那越来越凉的风，都历练了他们的心魂。

众人都知王维是“诗佛”，他的淡远闲逸如水如云，而此去凉州，却让他忽然有了山河在胸的气象，格调直逼天际。那首至今脍炙人口的《使至塞上》，也就笔走龙蛇地挥洒在苍茫的天地间了。“大漠孤烟”“长河落日”，是这首诗中最核心的画面。那时的王维只有三十六岁，热情尚在，但已经生隐逸之心，所以有了孤烟，所以有了落日。若再晚些年，那孤烟也就散去，定是云烟若有若无，如经歌；那落日也就沉去，定是明月也清也白，如禅语。这是王维历经仕途坎坷之后，凉州路上的心灵开悟和释然。初到凉州的王维，心是凉的，是冷静的凉。

凉州的凉，是陡峭的，置身于边塞硝烟之中，王维在这种攀升里，渐渐感觉自己成了一名真正的将士。王维一生崇尚佛事，心性舒缓，但问边凉州，让他一下子有了壮阔的胸襟，充盈了雄浑的男人气韵。金戈铁马，挥斥方遒，从来都是男人的英雄梦。激

情突起，壮心澎湃，王维一改初到边塞时“孤烟”“落日”的思索，笔墨如刀光，诗句生剑影。风冷冷地吹，他的阳刚之气却不停地翻滚着，王维想从此横刀立马。这样的王维是光芒的。这光芒，远比他当年高中状元时的光芒更有穿透力。

凉州是荒凉的，王维的心情却枝繁叶茂起来，凉州是紧张忙碌的，王维的精神却振奋起来。他灵魂深处的那种豪情，与雄关大漠、战鼓旌旗有了共鸣。这正是他的诗歌《少年行》里一生为国的意向。《少年行》可以说是王维策马人生的开篇之作，那豪气干云的气势能输了谁？想诗仙李白写下他的《少年行》时已经四十多岁，而王维的《少年行》，是实实在在的少年写，那时，他只有十五岁。

凉州的凉，是能让人发汗的，这是王维喜欢的，也是我需要的。生性怯弱的我，小时候常常被纵横乡野的哥哥嘲笑。一年冬天，他将装满火药的猎枪强行按在了我的肩头，在他威严的目光里，我无奈地扣动了扳机。然而，出乎我意料的是，那种轰鸣带来的快感，远远盖过了肩膀的疼痛，也让我生出了去当兵的念头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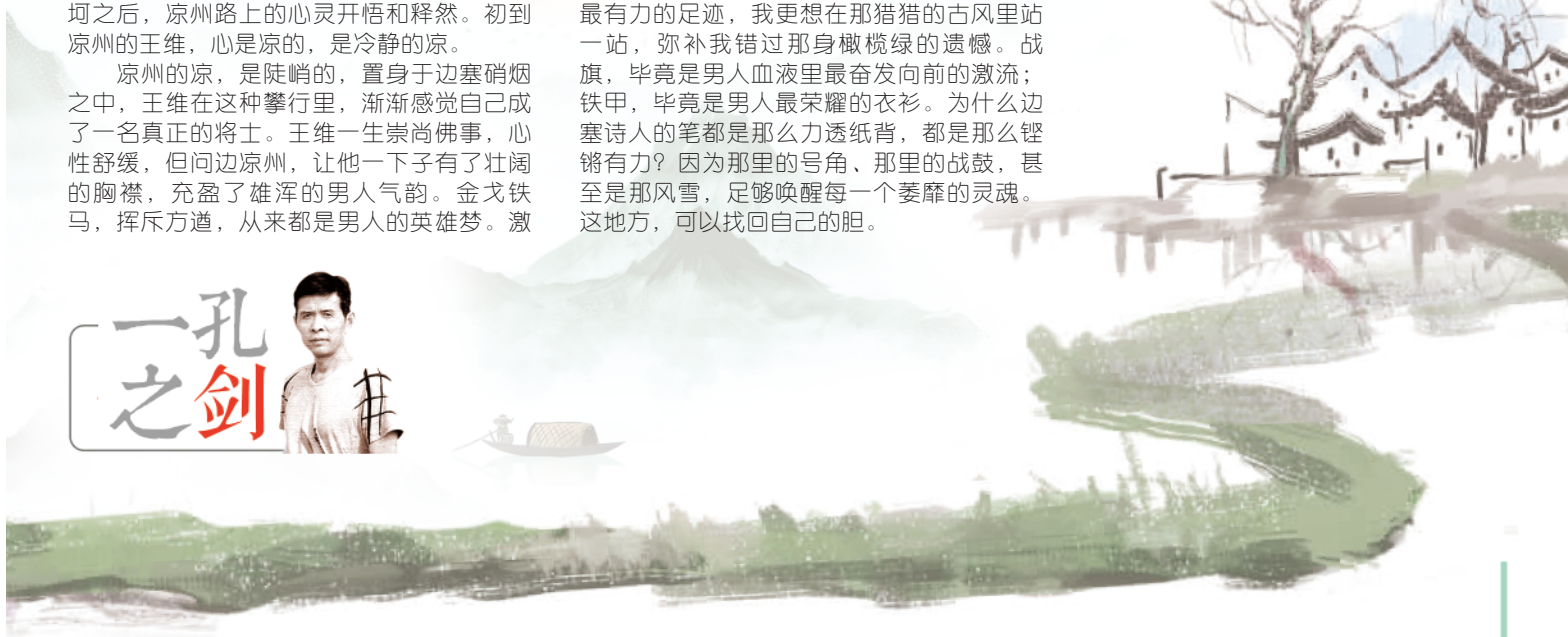
王维，想在凉州老去，如果帝王真给他这样的机会，他是否能成为诗歌中的战神？或许边塞的王维才是大唐不应错过的一颗心，对于国家，王维的辘川其实是一种沉沦。

向凉州，我并不仅仅为了寻找王维一生最有力的足迹，我更想在那猎猎的古风里站一站，弥补我错过那身橄榄绿的遗憾。战旗，毕竟是男人血液里最奋发向前的激流；铁甲，毕竟是男人最荣耀的衣衫。为什么边塞诗人的笔都是那么力透纸背，都是那么铿锵有力？因为那里的号角、那里的战鼓，甚至是那风雪，足够唤醒每一个萎靡的灵魂。这地方，可以找回自己的胆。

雨山湖

□寅青

雨山湖
最美的风景
呈现在傍晚时刻
我仅路过
在湖畔坐一坐
等路灯亮起
遥望几朵残荷和莲蓬
我近视
但从不戴眼镜
世间朦胧美
早已习惯被我
如此自然宠溺在眸子里
吹会儿湖风
凉飕飕的感觉真好
我要牵紧孩子
发会儿呆
自由自在
如天上的云朵
如湖底的小鱼



宁波故事

□高玉宝

才子佳人相遇，必有故事。这个故事又发生在海边，浩渺无边的大水，让两个孤独的人儿忽然就会亲近。古人多怕来世遭受恶报，心里常念叨：“人在做，天在看。”算是慎独的一种，相信有来生，此生便有了畏惧，成为大多数人的另一种信仰。

宁波月湖久为流传的爱情故事是个鬼故事，我不说，许多人也知道。乔生丧妻，无聊中月夜遇到提着牡丹灯的小姐，两情相悦，没什么稀奇的。良宵美景，又有佳人相伴，人生足矣。问题是，事后，乔生再去寻那小姐，竟无人得知，转来转去，却发现写了小姐名字的棺柩，这可吓死人。乔生忙去找了道士，道士也多事，写了道符，让乔生贴在门上，果然就无事发生了——这咒语厉害。道士是否贴了咒，不让小姐前来与乔生私会，自己去寻了那提着牡丹灯的人？不得知，书中没写，我辈不好妄自揣测。

久居家中的乔生书读烦了，窗下的月看够了，自家的茶也喝得味淡，乔生心里一遍又一遍想着与小姐的那些吹灯之事，越想越心热，不禁出门与朋友喝酒。酒是绍兴女儿红，吃的是茴香豆——就是孔乙己吃的那种，不过是乔生比孔乙己早吃了几百年。乔生当年读的书，也是后来孔乙己读的，乔生也算是孔乙己的老师之一。

说偏了，说到乔生与朋友喝酒，不想喝多了，回家途中迷了路，三转两转，竟又转到了小姐的棺柩处，就是那月湖寺里。小姐依然提着牡丹灯，娇容依旧，却是十分生气，指责这乔生好不地道，成了好事儿，提了衣袂就跑，怕负责任吗？渣男！乔生被小姐骂红了脸，还想为自己开脱，不想，小姐拖了他就进了棺柩——人鬼情已在，哪里跑？想想，这乔生，有福。他遇到了一个刚烈女鬼，万一遇到聂小倩那样的，被黑恶势力控制着，可咋办呀？不过，也苦了活着的人，大家不见了乔生，想想那个年代海上有倭寇，陆上有土匪，这个乔生能跑哪去？井里寻了，海边寻了，树上的每一根树枝也看了，没投井也没被大海冲上岸，也没到树上上吊，这个被女鬼迷了心窍的人能跑哪去？一想到这里，家人吓得再不敢说话，战战兢兢跑到寺里去，果然看到小姐的棺柩盖上露着乔生的衣角。开棺一看：哈！早没气了。怀里还紧紧搂着那小姐粉红色的骷髅。生，不能常相守，死后得了永相随呀。

本来是谈宁波的月湖，不想，说着说着就说远了，这个意思是，我站在月湖的桥上，像所有的闲汉一样，杨柳蔽着荫，手机上刷着这些个鲜活的面孔，心里还想着古时的乔生和小姐，我想不幸福，都难。

活着

□王建国

岁月轮回的长河
灵魂在五月的晚霞里降落
将理想寄托世间烟火
一路流离颠簸朝暮穿梭
车辙泪辙无数辙痕
相互交错
青春时的焦虑与迷惑
留在记忆的云海里摇摇曳曳
……

举一杯陈年老酒
回味这尘世的悲欢离合
多想错转一次罗盘经
坐在菩提树下
聆听“如是我闻”
顿悟须菩提的空性哲学……

或愿时间的罗盘不再错过
让你我
在千年之恋的临安穿越
终日莺莺燕燕卿卿我我
而今世
唯留下残缺油腻的身躯
坚强不屈地活着……